



★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大家活得都很累

有读大二的孩子来看我,骄傲地告诉我,他已经是学生会副主席了。听了这消息,我也很激动。他所就读的那所学校还是985。学校里有几千名学生,他们来自“五湖四海”,都是“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的”。大学一年级就能做到学生会副主席,这种例子并不多见。

那大男孩很瘦。数年不见,瘦得让人心疼。谈到学习,他说,自己不仅功课全班第一,还准备考托福——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瘦了。

当年读书的时候,我并不是很用功的那类。别人早晨五点就起床读书去了,我则睡到七点十分上早自习。大考前一周,我一觉睡到了七点半。慈祥的教导主任怒气冲冲地跑到男生宿舍里踢我的床板,问我“太阳晒糊了没有”。从被窝里探出头来,我发现窗外站着一群人。他们在笑我。

最后的考试并非一塌糊涂,反而是所有的考生之中,我考了个第一。再后来,外出读书。每到学校开会的时候,只要学校领导讲话,我准能睡着。某次开大会,谈到早恋的问题。教导主任说:“你们要注意了,真恋得一塌糊涂,别怪我当老法海。到分配的时候,我把你们分得一个东山,一个西湖……”

——哦,他要棒打鸳鸯。当时,全场的笑声几乎把屋顶都掀翻了,只有我自己还在睡。

面前的这个男生,让我有点儿心疼。我记得他一直是个腼

腆的孩子,却不料已经变成了一个拼命的主儿。我可以想象,在大学里,他如何料理全班乃至全级部同学的吃喝拉撒,偷空还要鹦鹉学舌地背单词,叽里咕噜地练习莎士比亚所在的那个黄毛国的土话。

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老夫子乌烟瘴气的教导,使我学会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。这种比较的学问,让我联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。那时,工作是国家分配的。有关系的和优秀的,工作稍微好点儿;反之,也就是差一点儿。仅此而已。

现在的孩子压力大多了。他们得自己找工作,生存压力这么大,想活得再好一点儿实在太辛苦了……当然,今天的物质生活比当年更充裕了。

奋斗不息,奋斗难止。有朋友的孩子读幼儿园,每天,老师都要表扬一些孩子:“你看谁谁,坐得多么端正。”

小朋友回到家就问妈妈:“我也很好啊,老师为什么不表扬我?”

妈妈回答说:“你还不够优秀。”

三岁的孩子从此懂得了看人的脸色行事。

有萝莉在QQ的签名里感叹道:“大家活得都很累,不是吗?”我觉得,她发问的力度还不够。如果是我,我要套用《大话西游》里唐三藏式的神经(病)体,一不小心会变成“大家活得都很累不是吗不是吗不是吗……”如果你问我“不是吗”三个字何时能结束,我的回答是“一万年”。

离观赏兵马俑,爱骑马的总统面对蔚为壮观的场面,惊叹不已,离去前,他还调皮地对着千军万马说了句:“You are dismissed!”即“你们可以解散了”。

凝固,永远输给流动;结果,永远输给过程。

上海一位高三学生花了很长时间研究“指纹与性格的关系”,研究结果是“没有关系”。中国很多大学不愿录取此学生,国外大学立即录取了他,因为过程比结果精彩。河流远比湖泊精彩,因为河流有远方。

现在很多人自称:我很宅。其实是“很窄”。宅是一种有墙的建筑,宅也是一种社交的病。有网友称:“宅时间长了,确实病态。偶尔出去买碗面,面对人群都感觉喘不上气来。宅着,或许是对外面世界所有累心一切的逃避。”韦尔奇写给毕业生三条建议里的第一条是:与电脑保持距离。真正维系关系或建设一段关系不能依赖网络,走出去找人当面沟通。如果你有一天想着成为领导者,这是必须的。

心累,往往是因为身体太闲置,很少有蓝领或者篮球运动员抑郁,合群、流汗,是和这个世界接触的最快活方式,困惑是因身心闭锁。很多时候忧郁是因为脱离了体力劳动,肩膀、腰身废了,心就得撑着。阳光在外面。阳光也在汗水里。



★吴克成专栏 心理红楼

与你裸裎相见

林黛玉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头名多心人,曹雪芹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她“心较比干多一窍”吗?因为多这一窍,生出多少嫌隙!尤其是跟薛宝钗。两人看中了同一块宝,薛宝钗也没被脂油蒙住心,当然知道林黛玉的心思。看薛宝钗如何解疙瘩——

《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》一回,宝钗听出黛玉无意吟出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里的句子,过后便向她诉肺腑,说这些书她也看过。

你可别以为这是件小事。《西厢记》和《牡丹亭》之类都是当时的禁书,属淫词艳曲,归“黄、赌、毒”之列。她这样说相当于告诉林黛玉,她小时候就已习惯在闺房里看黄书。你可不要低估它的严重性,黄书和黄片一个级别,搁现在夫妻闭

门将黄片当双修教材,警察不是照样能抓上门?

薛宝钗这一招在心理学里叫自我暴露。所谓自我暴露,就是把自己私人性的东西显示给他人。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在自我暴露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。自我暴露由浅入深分四个层次。首先是情趣爱好方面,你喜欢吃用洗虾粉洗出的小龙虾,他喜欢喝掺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属于这一层。第二层是态度,对人的看法。那个在你眼前骂上司是孙子的就在这一层。(据我观察,这样的人在上司面前照样会很装孙子。)第三层是自我概念与个人人际关系状况。第四层是隐私。薛宝钗说的这番话属于第四层,是最高级,杀伤力最大,能直捣黄龙府——隐私都跟你说了,相当于与你裸裎相见,有几个

人能招架得住?林黛玉就信了她,曹雪芹说她听后“垂头吃茶,心下暗服”。

薛宝钗在林黛玉跟前自曝隐私不止这一次。《金兰契互剖金兰语》里,薛宝钗说起自己的哥哥,说:“我虽有个哥哥,你也是知道的……”那一次自我暴露的效果更好,黛玉一下子掏出了心窝子:“你素日待人,固然是极好的,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,只当你心里藏奸……往日竟是我错了,实在误到如今。”从这番话可以看出,黛玉俯首称臣了。

所以不要把自己用茧包起来,偶尔自我暴露一下会让你更有亲和力。但是自我暴露前一定要看准对象,揣摩一下值不值,如果你眼前是薛蟠或者是一堆牛粪,建议你还是打住。



★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

尴尬的分享

最近不知怎么手机号码被卖了,总能收到很多推销的短信。有个商家不停套近乎,不分昼夜。最牛的一个短信是:“要下雪了,某某与你分享天气变化。”要真能分享天气变化,我豁出去也要到外面裸跑一圈,冻他一下。

分享,多好听的话,把心爱的东西分一块给你,你怎可以不表现出享受的样子,感激涕零也不过分,哪顾得上其实你并不喜欢。

对“与你分享”的疑惑来源于我对K歌的观察。

当年,卡拉OK刚兴起的时候,我很是着迷了一阵。最早是在家买了功放和卡式录像机,连上音箱和电视,一个DIY设备就完工了。邀请同学好友来一试歌喉,不亦快哉。当时的心理状态是,感觉

自己唱得特好,忍不住要找些观众来显摆一下,让他们来分享下自己的美妙歌喉,最后能来的也基本是能唱的,于是大家相见欢唱,不欢不散。后来到了歌厅唱,逐渐发现大家唱得都很一般,K歌也在事实上变成了相互忍耐。唱的人投入得眼睛都快闭上了,待唱的在聊天、碰杯、吃零食。你就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K歌勉强还能算是双赢,虽然你的耳朵遭受了高分贝的轰炸,可你忍一会儿,就轮到自己唱了,轮番上阵,也公平。可怕的是,“与你分享”劲头最大的人成了麦霸,全然忘了别人的感受。

K歌遇见麦霸,下次不去即可。生活中,也有不少人会不顾别人感受,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居民楼下经过的播放大音量

摇滚的摩托,虽然你的音乐人家可能也爱听,但也不是人人爱听,随时想听。

就是别人乐意分享,和你的本意也不一定符合。《聊斋志异·鹤异》里,张公子喜欢鸽子,养鸽像爱护婴儿一样,一日遇见一高官,是父亲的朋友,就挑选了两只白鸽相送,自以为比赠送千金还珍贵。过了几天,遇见高官,颇为自得地问鸽子怎么样,回答竟然是“亦肥美”。敢情把它们给吃了!

有次快写完一篇文章,我发现同学QQ上线了,先发个握手表情,然后跟他说,发个文给你看看,免费的。同学回复得也快:免费的不行,起码给我100元我才看。同学是开玩笑,不过这也揭示了K歌真相:忍受别人的唱,其实是在为刚才自己唱付费。



★黄亚明专栏 市井水浒

吃货之夜

如果您生活在唐朝长安,有两个出行须知:

一是别胡乱溜达。唐朝坊市分立,做买卖、购物的地儿叫“市”,居民区叫“坊”,偌大长安城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,田字格,用围墙、栅栏隔开。您在A田字格里,不得串门到B田字格里,既不方便,更不自由。

二是晚上别逛街,否则打二十军棍。一到黄昏,您赶紧回家,关门,睡觉,造人,失眠数绵羊。当然,元宵节及前后两天例外,所以大伙攒着劲儿疯耍。

宋朝不一样,开封和杭州坊市合一,营业时间、地点没限制,夜市三更未了,早市五更开场,间有鬼市,甚至还有跳蚤市场、快餐店铺。大冬天刮风下雪,也从不歇业。夜市商品五花八门,如果花上一文钱,您能买两只大闸蟹,在歌舞厅(瓦

子)喝一杯茶,不贵。

开封最热闹的马路街夜市,街长数十里,灯火明亮,如同白昼,遍布铺席商店,还夹杂着官员宅舍。一到晚上,车马拥挤,人头攒动。

开封最有名的州桥夜市,就是《水浒传》里杨志卖刀的地儿。州桥附近店铺林立,有金银铺、彩帛铺、鱼行、肉行、工艺品社、珠子铺、果子行、酒楼、饭店、香药铺、杂货铺等。

如果流连杭州街头,吃货们将口水连绵:戈家蜜枣儿、官巷口光家羹、寿慈官前熟肉、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、涌金门灌肺、中瓦前职家羊饭、杂卖场前甘豆汤……解馋零食、饮料,果腹的炖肉拌饭,一周七天您不遗余力地吃,都不够嘴巴忙活儿的。

在夜市里您能吃到火锅。

宋朝有个林洪,他在《山家清供》中写几个吃货聚会,桌上放只风炉(唐时用以煮茶),风炉里放半锅水,等水烧开,吃货们立马伸筷,夹住生肉,在热水里烫熟,然后蘸着碗碟里的酒酱、椒料等汁料,大快朵颐。林洪这个妙人,为这场火锅盛会取名“拨霞供”。

《水浒传》“李逵元夜闹东京”中,宋江、燕青、柴进和花魁娘子李师师搞消夜,奶子、侍婢“捧出珍异果子,济楚菜蔬,稀奇按酒,甘美肴馔,尽用铎器,摆一春台”。奶子,即乳母,这里应该指老妈子。

您数一数,这四个人消夜吃的:第一轮,上各类“果子”点心,开胃;第二轮,上各类菜蔬,顺气;第三轮,上各类下酒菜,勾酒虫;第四轮,上各类美味佳肴,正餐。餐具是啥?金银器皿。菜多不多?满满一桌。



★罗西专栏 心情若锦

职宅也是一种病

音乐人高晓松出生于高知家庭,三代毕业于清华大学,他母亲曾经背着一个帐篷游遍欧洲,他与妹妹都没有在北京买房,他只买房车,妹妹骑摩托车穿越过非洲大陆……他母亲说过一句话:哪一天走不动了,就读诗,因为诗歌就是远方。

所谓幸福,关键字是“幸”,就是紧密地“靠近”,靠近这个世界;世界的辽阔,不是因为张望,而是不断靠近,“宠幸”你的辽阔世界吧。

一位皮肤黝黑、体魄健壮、背着行囊与相机的徒步族朋友自我调侃:看到别人二十几岁就家产过亿,十亿,几十亿,我就一千万,还是像素。

要么旅行,要么读书,身体和灵魂,必须有一个在路上。

《教父》导演弗朗西斯·科波拉拍在电影《斗鱼》里有句台词:“鱼缸里的两只斗鱼会斗到一只死了为止,如果在河里它们就不会这样残杀,因为它们都有足够的空间生存。”封闭的结果,是故步自封是作茧自缚;封闭的结果,一开始即结束。

朝鲜男足来上海比赛,看了上海的花花世界十分感慨,流着眼泪说道:以前我们一直以为朝鲜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,现在才知道,朝鲜只能排第二!

1984年,中美建交后第一位在职美国总统里根出访中国,在西安参观兵马俑,馆长破例让里根近距